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于時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

宋 褚伯秀 撰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

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卒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而不復循理也

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湎淫佚而無所不至也煩生

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理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之䠞獸窮地意急情盡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但生疵疵以對之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知禍福之所詣耶遷令勸成事之危殆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彼之所惡而勸强成之則悔敗尋至且夫寄物以為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斯接物之至當任齊所

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間哉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吕註人心善淵而静則言者所以為風波而易動止則居實而安則行者所以為實喪而易危然於易動易危之際不可不謹夫事其心忘其身則無陰陽之患無遷令無勸成則無人道之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是乘物以遊心也有為也緣於不得已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為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

矣夫何作為以報哉唯致命盡情此為難而已矣

林疑獨註以巧闘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奇巧謂詐偽奇樂謂異歡始於信諒卒於鄙野始也尚簡其終必大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喻風波德實也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無華則實不喪心已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危夫忿怒之施因巧言不實偏辭失理猶廹獸窮地鳴不擇音氣息茀欝疵癘並生此喻事其心者當放之無為

之地若引之憂患之途與廹獸窮地無以異矣尅者責人太切核者廹人太甚不肖之心寘然應之而不自知也為使者遷改其令勸助其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乎熟是也彼所惡也者勸強成之則敗悔尋至可不慎歟乘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所當為者不得已也縁督以為經即不得已以養中之義斯為至矣又何必強有所為以報人君之德莫如為致命而不辱此其為難也

碧虚註巧變則必爭樂變則必亂風波之言易動實喪之行難安逼獸窮地則惡聲出責人太深則和氣喪理自爾耳莫知所以然也遵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成在久大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奪必與也乘物遊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已作爲以報則僞矣自忘則易欲致君命所以爲難非難非易唯有道者能之

趙註始陽卒陰始卒亂治此理之必然水遇風而波

作獸將死而咆哮亦勢之所必至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遷令勸成是謂過度從而益之事必危矣美成者因喜而得成猶貴在乎久惡成者本無成意而強之使成必不久也心寄於物一寓於不得已而心不為之動養中之道無加於此何必逆料其有成而作為報也莫若致命盡情此其難者

鬳齋云陽喜也陰惡也戲劇太甚則有過用奇巧者

招飲以禮也治初筵秩秩時也亂載號載呶時也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或成爭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怒之設由於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何擇氣息茀怒狠戾並生是為尅核故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上結無遷令即傳其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然也纔起過當之念便是求益謀事必危美成在久言人之相與盡善非一日可成一事不

相順有轉步便成惡者是不及改也若乘物以遊心放自然托不得已以養其中正此為至矣何必有所作為而後反命邪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慮事之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泛說世事感名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為切當尅核太至核同劾諸解罕詳及唯疑

獨分為二字釋之今據從核字本義為之說云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尅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尅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為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以惡

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解戒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君哉莫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

南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邪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

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毁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

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己責民而不自改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形不乖迕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遂與同和者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俱亡矣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固當玄同光塵然後不得而親疎利害也與之為嬰兒七句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令知

之所無奈何而強當其任猶螳螂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施而可也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為顛滅崩蹶為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

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為嬰兒以至於與之為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葢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蜋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禀於自然而不可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敗度吾國危矣與之入矩之內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

以過吾奈之何哉答以先正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在内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不欲入懼其褻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為顛滅崩蹶出而自顯則為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慎嬰兒無知町畦界畔崖岸也順彼所為隨而不逆然後導達之使入於無疵也螳蜋怒臂戒顏闔勿攖其鋒養虎養馬俾顏闔導之以理也

詳道註臣人易傅人難傅人易傅太子難勢尊位重

理所難化况其德天殺此所以慄之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乖内直也外曲則不失人内直則不失己就而入則與之為無方而危吾國和而出則與之為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之為嬰兒而無畦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夫古之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者以此餘註槩同前說

碧虛註相與為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己唯善翕張之權者斯能傅之若省己過則無由德夫正身者

不言之教形莫若就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則同惡為顛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自矜為聲名妖孽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以至於無崖此所以翕張予奪之道也螳螂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有養虎與馬喻制物在乎術役人在乎權亡其權術而欲御物斯其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疎心和濟其所不及和猶和羹非以同為和也雖若是猶恐不免就而入則逢君之

惡和而出則彰君之惡顛滅崩蹶是淪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名而掇禍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乃為至也螳螂養虎愛馬三喻事異而意同

鬳齋云其德天殺言為天所銷鑠無方無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則禍必及身吾奈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己以律人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隨順而内調和然獨猶無患隨順而與之為一是就而入也調和而圭角稍露是和而出也不免顛

滅妖孽而已嬰兒無町畦無涯是形容無知妄爲之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到有方覺悟虛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螳螂怒臂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養虎愛馬義自顯明

觀伯玉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者一等矣葢子高猶知尊楚君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之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爲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狥人而忘己也闔則既知

覼瞶之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信己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凡其世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况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著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蜋怒臂正以喻闔將恐不

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徒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户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

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樝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

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為文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睥睨己者唯今匠石明其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弟子猶嫌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為用謂社自來寄非求為之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豈榮之哉夫以無用為用雖不為社終不近於翦伐是彼以無保為保而衆以有保為保無用者

泊然無為而羣材自用汝以社譽之不亦遠乎

呂註櫟社不材而神者也其大蔽牛則其本根深固可知彼以不材為用而觀者以為美是不知己也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為匠石器羣材而用之之道也

自為舟則沈至為柱則蠹此所以為不材也櫟之不材是木之質則樝梨橘柚乃所以為文折泄掊擊以文滅質也先操斧斤而觀後舍之而去則幾死而乃得之為予大用使可以為舟楫棺槨且得有此大也

邪唯不物乃能物物而物物與物奈何相物也夫無用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之則為社者固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者向之不知己者己以材為美是詬厲也直寄之無用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乎彼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雖不為社豈有翦乎則為社者非彼所保也衆以有保為保而彼之所保與衆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義而求之也

疑獨注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仁義禮樂

所能拘唯至德者斯足語此櫨梨橘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者莫不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數為匠者睥睨是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為不材此無用之用實為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若此大邪予與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為物而已奈何相物也匠石弟子謂櫟樹何不疾取無用而又為社邪匠石曰櫟非求為社社直来寄耳汝言此則櫟樹以汝為不知己而詬厲之也彼以無用保其生縱不為社亦豈

有翦伐乎彼以無保為保衆以有保為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櫟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别識幾為執斤者所伐今以全朴為大用也奈何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别之意然弟子尚以為良材而託社也自訖匠石謂彼社直來寄木非木求為社也以曲轅鄉俗為不知已者以社為辱謂之詬厲至人以無用全生世俗以不材見棄櫟社與文木有異唯匠石知之耳夫

木猶不可以異譽而況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發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逍遥意同鬳齋口義頗類呂氏疑獨但趣取無用則如本音謂此木忘趣取於無用何必為社邪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覆引櫟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幾死乃命今得之為予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

也言予汝皆禀形為物汝乃欲用我邪幾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幾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謂櫟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為匠石令其不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為社也正以社為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為社亦何得有翦伐予益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嘘奬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

為榮哉唯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

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楸栢夭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疑獨註高名之麗高顯之屋也櫸旁棺材也此言文木有材所以夭折解祭祀解賽也白額亢鼻痔疾此三者解賽靈河不可用之彼祝以為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所以為大祥也

祥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𪚥以神而見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若全軀於深蓁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為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碧虛註七竅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則疲薾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耀弗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芘藾巫覡嫌物不殺神人瀹祭為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櫟社義同荆氏楸栢以有用而不能終天命不若牛之白顙豚之亢鼻人之痔病者以

不材而自全也

鬳齋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荆氏之地宜楸栢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解古巫祝者書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為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神人觀之則大祥也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今附于後
云隱將託其所賴言隱然託其陰也或以隱字屬
上句說之不通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
非軸解謂木紋旋散也杙所以棲猵猴樿傍棺之
全一邊者高名之麗麗釋以屋字當從欐列子餘
音繞梁欐高名則是高明無疑鬳齋說甚當此章
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
神人所以為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明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無有身之患故支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德者事為所不能累也

疑獨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離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隳體黜聰忘形之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人保身盡年以遠人間之害而已若夫忘德者知周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歸明於昧豈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碧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支離其德也

趙註世人知德之為美而不知德之為累故莊子以支離疏譬之

鬳齋云會撮椎髻兩髀兩腿也挫鍼縫衣治繲浣衣鼓筴所以播米而得其精也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因得粟與薪亦不材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

會撮音檜最又會古活切撮子活切項椎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首音與大宗師篇句贅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頤隱於齊至兩髀為脇形容殘疾之狀鼓筴播精司馬云筴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筴揲蓍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

也彼支離其形猶若此况支離其德者乎此段切
繫在後句葢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踈散
自在於德而踈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
形者徵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者人害
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

宋 褚伯秀 撰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

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福者即向所謂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為之至易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避此世之大迷也畫地而循之其迹不可掩有己而

臨物與物不冥矣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之自得故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形各自足矣

吕註聖人成焉成己而成物聖人生焉則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大於是其為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大於是其為物也自無為有重如地而人

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已畫地而趨不免殆而已

迷陽則不知所如往唯曲乃所以全也山木桂漆之

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

也人之處世有治有亂遭亂而能曲全斯為善處人

間矣

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

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

生也欲其身存乘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

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曾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內者舉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鴻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身其重如地迷者没溺於其間而不避益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福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於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卻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名患

以喻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

祥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為事特因時乘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於形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其經世之迹卒援接輿之歌以信之則迹絶而心見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狥道而成功聖人生焉者以道狥身而全生也已乎已乎至畫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此迷陽迷陽至無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如此也

碧虛註有道則樂成無道則全生能載輕羽之福者無爲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利之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狥迹其道尤危迷陽謂晦明晦明則行完郤曲謂退身曲全安於分内木火桂漆之喻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趙註接輿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譏孔子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鳳出非時也人處斯時僅免刑戮足矣微福不能勝重禍不知避言世人迷惑若此臨

人以德則人惡有其美晝地而趨則人徇其迹已乎已乎言不可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迷陽迷陽無傷吾晦其明則吾行全矣山木至無用之用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文數章之意

鬳齋云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為幸何敢他求處處亂生而免刑全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不知有亂世之禍常至敎戮是重於地而汝不知避臨人以德取禍

之道不若已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
迷陽喻失本性之光明曷行於世郤曲言回護避就
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釋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
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其
意各有所主耳愚甞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
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甞蹈前人一
轍而愈出愈竒是之謂竒文非常文也吾行郤曲

無傷吾足諸本皆然郤多音隙獨碧虛如字復正

經文作郤曲郤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

差謬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為大不可不盡焉然當度

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起悔吝而獨

全斯為善矣是以顔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

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而

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違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

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茍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以恣驕志攖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啟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

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夫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顔闔將傅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為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

内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償罔不容由斯道遂寓孔顔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袪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復結以膏火桂漆之喻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德充符第一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

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郭註虛徃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王駘形毀心全忽然獨徃而天下莫能離況一國乎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者而同之又知同之不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視死生如一則喪足猶遺土耳常季猶嫌王

駘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平往者也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物從已也夫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故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松柏人皆自正則無羨大聖而趨之也幸自能正非為正以正之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㝠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假以不失會為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

彼何肯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會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知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為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為死生而與之變孰

為覆載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為己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而推為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

唯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為幸而正衆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焉有悟則實而歸教者默然而喻學者亦默然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為言亦言用無知為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生乘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假

則盡性故不與故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其宗也膽附于肝本同一體楚越相去葢數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里之隔自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也王駘自聞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一言其德所喪言其形葢不獨自忘其形而又使物忘已也常季謂王駘未能忘知以為已忘心以為心得其常心夫大過於人物何謂最之答以王駘獲最猶止水來鑑止者性之本然唯止於先者然後能止

衆止莫非木也而松柏獨正凌霜雪以冠衆木莫非人也而舜獨正明庶物而察人倫幸能正生以正衆正已而生物正之謂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自要而猶若是况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知則與造化為一其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登假去留自在也

祥道註德之充者形雖兀而全德不全者形雖完而

虧王駘德充於內形忘於外死生不變覆墜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不以內狥外命物之化則不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有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葢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

同流止自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柏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為聖貽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内存不懼之實外驗保始之名猶不以死生經懷而雄入九軍此全於氣也况全於道者乎全於道者官天地以為己役府萬物以為己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

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所二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碧虛註不治而不亂立不教也不言而自信坐不議也齋心問道則虛而往悟道而反則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介兀而德充也夫至人者天地不能易其德死生不能革其性即境皆冥獨立不改天地密移而我常存行藏氣異則一體之中楚越也動植道同則天地之間不二也遂聲色則耳目異宜混物我則事無好

惡是故心無係著所詣皆通彼此委和得喪自泯今見學者盈門而謂得其心覩淡泊自守而謂以其心常心無迹物何謂最之哉觀容必鑑止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止故能止絶衆心也植物産乎地得地氣之正者松柏動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己以正而行冲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死生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聚身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奚有死哉擇日而登去留有時也

假人則從是真人則任己也

趙註王駘殘兀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下而往從焉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遂問其用心若何仲尼言王駘之道萬物有死生而此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葢能審乎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尼又以一身萬物之同異為喻肝膽楚越同而異也物與我異而同也如是則無視無聽適乎自然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之喪哉常季豁然而悟曰彼為己

之學以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覺之心自致知而得以其心得其常心言由虛靈知覺而入於不死不生也王駘所得不過如是天下何為最之哉仲尼又舉唯止能止衆生以正衆生以明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又告以保始之證不懼之實始者先天地生人能保之則死生臨乎前而不懼彼勇士狥名而猶若是況未嘗死者乎此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特寄之六骸形之耳目亘萬古而長存也登假猶昇天云

鬳齋云無形無所見心誠感之而化也直後猶尚遲

奚假豈特也死生亦大矣一句釋氏議論皆從此出

天地覆墜猶大傳云乾坤毀遺亦墜落之義審乎無

假盡見其實也命物之化言萬物受命於我宗者物

之始也常人不知物同一初至肝膽亦分楚越苟知

此則萬物與我為一不特以耳聽目視也物視所一

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所欠剩讀夔蚿章便見

此意為己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

身得其心以其心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知覺非二物特如此下語耳葢謂人皆有知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已可以得心得其常心而已物何為最之流水止水皆以喻心能止其心所以賢於衆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語大奇松柏堯舜得於天者獨異故能正其生以正衆生生與性字義同保守始初徵驗必有不懼之實謂荆軻聶政之徒尚能不變死生況有

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各職其職而聚所聚也六骸特吾所寄目象目而不止於視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能一知之所知而無所不知也心無所見心死彼豈擇日而登至於道言無時不在道也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内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者洗心求教故虚而往終則真見内充故實而歸非虚則不能受教非

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為道之要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為如何又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為句得其常心遺

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為句上下文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呂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

是也郭氏從登絶句如字屬下文碧虚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絶句疑獨詳道王雱虚齋並宗呂説竊詳假人無義今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鬳齋以假音格絶句葢本於後篇登假於道之語云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産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

合堂同席而坐子産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産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徳者能之遊於羿之㲄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蓋與刖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遜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產答以子既殘

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為不當亡者衆默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夫利害相攻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中與不中唯任命耳人以全足笑吾不全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形外也德內也今子與我

德遊耳索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產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吕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產恱執政而不能忘己之勢凡為道者所以洗心去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遊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無憾而可以免焉譬之不中者命也則不幸而不免焉譬之人

笑吾不全不免怫然而怒適先王之所則化於道而
忘之不知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十九年則極陰
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內未嘗知吾兀也而今索我於
形骸之外不亦為過乎
林註不違猶不避齊與之肩也子産自多執政而後
人申徒引心鑑所以為喻而責之子産以申徒形殘
若是而與我爭猶與堯爭善也申徒謂世人自分解
其過以為已當存者衆不分解其過以為已當亡者

寡言子產未能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兀者之德又謂與堯爭善此自狀其過而不知亡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及爲彀中喻己無取兀之道而兀者命也形骸之内謂道德性命之理形骸之外謂手足狀貌之間也

祥道註德充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爲逆旅子產挾貴以驕賤恃全以溥兀則不足以言德又何足以言命故曰遊羿之彀中不中者命也忿慾者性之

塵垢既悟則垢去而鑑明此始迷而終悟者也

碧虛註子產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下者乎以不當忘者衆飾非者多也以不當存者寡罪已者鮮也遊羿彀中喻欲全而不免皆天命也人笑吾不全則怫然而怒風火猶存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鑑於止水也與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兀忘德忘形者也

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為吾不當忘足鮮以為吾

實有罪者葢有幸不幸焉如羿善射鵠之中央乃必
中之地萬有一免焉命也曾不自幸顧乃笑人我爲
所笑未免不平是亦不知命也至伯昏之前則釋然
矣吾與伯昏遊未嘗知吾兀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
內言寓六骸象耳目則子即我也而索我於形骸之
外言爾爲爾我爲我而不相知也子産謝曰子無重
陳我知過矣
鬳齋口義云與堯爭善四字亦寄言子既兀矣縱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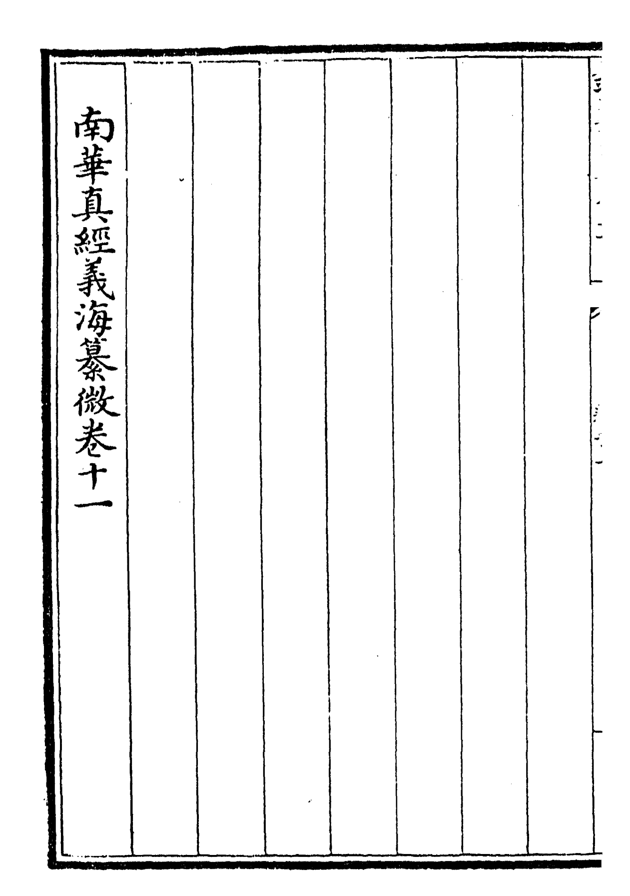
爲善得如堯乎不自反猶不自量自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爲足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人所能奈何此三句說三等人遊羿𣪍中數語尤奇絶言人處世動是危機𣪍中者張弓而箭端所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而不中者命也形骸内外之語皆前賢所未發

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内者無戚於外也子産矜位而鄙兀心狥乎外者不明乎内也同學於伯

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為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凡知己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凡出於非罪者也或以此二句為指子產未能忘形取義差遠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

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己也廢然而反己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己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骸之可索哉

天籟閣寶藏山房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若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

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知務者

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者也猶有尊足者存言刖一足未虧其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怪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己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為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為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興故至人以為桎梏欲以直理冥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為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氾與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容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絶學為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諔詭幻怪而為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為不使之然哉葢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注不知物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足謂道

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身存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獨責其不謹不及此以迹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賓賓以學蘄以諔詭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是為桎梏胡不思所以解之葢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為非有所覬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觧其桎梏無趾以為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祥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兀同其所以處兀則異叔山之於申徒其務學同其所以為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教為尊即道觀之名於身為累故古之得道者寘得喪於一已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孰得而榮辱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疲薾而不知歸窘束而不自適重因桎梏何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以蘄名也苟惡其桎梏而思解之則是任我違命而更有為安在其為孔子哉

碧虛註尊足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美仲尼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目擊意達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眀孔子何賓賓以學子爲蘄以幻恠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爲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泯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產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𣌭糧而趨之此所謂僅以諔詭

幻怪之名聞者也明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知此理則無係累矣無趾謂人生有形則有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安可解

鬳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尊足性也二字下得奇賓賓恭謹諔詭幻怪言其好名桎梏者名爲己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寓言至若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

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德而知

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為今來何及矣無趾歎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夫子之言正所以覆載之之道

也使無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為全人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禄以望人

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以雌
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
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
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
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
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
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耳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毁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

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註悉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飲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哀公與處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趣不至期年委以國政悶然而應汜而若辭寵辱不驚也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焉形雖不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形者才德也翣者武所資戰則無武翣將安施㨂擇嬪御䜿爾

新婚皆以形好為意故足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之也宜夫死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人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妄有天地雖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絕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始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苟知性命之固當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而湛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憂

恵鸞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不失其充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内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吕註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聚禄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不得則以為至賾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

陰而抱陽則分矣雌雄合前妙乎陰陽而不測是以意其異乎人悶然氾者則非肯以物為事卒授之國亦寓焉耳無幾何而行㝠然喪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在子相與為類也神離其母則不得類所以去之戰之有翣所以自衛戰死則無所事翣刖者之不愛其屨皆無其本矣神使其形所以為本也嬪御新婚猶以形全而致重况德全乎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

日在人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日夜相代知不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神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無郤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為春是與物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也內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萬物皆倫則成萬物為一則和德者成和之脩德不形則同於初物安得離其所自生哉

林註哀駘它無位無祿惡駭天下唯才德內充所以

衆歸之不役乎分外故知不出乎四域與物為一故
雌雄合乎前也悶然氾若無心而不係貌無幾何而
去難進易退也豚子之於母生為已類死則不類矣
喻君子以才德為類而不以形骸為愛形為六骸耳
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戰死而無用翣刖者
之無用屨喻形以才德為本非其本則形無用也嬪
御翦爪穿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益擇形全者為用
況全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飢渴寒暑事變命行日夜

相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始唯才全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故不足以滑和不失於兑悅日夜無郤忘變之至與物為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事物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謂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停水均平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成和之脩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離功而不知所以功也

祥道註王駘以兀而取物最哀駘它以惡而物不離

葢有尊形存焉雖兀猶全也有至貌存焉雖惡猶美也

所謂至貌者才全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

慕鳥獸之所親以至國君顧授之國非使物保而物

自保之也母愛以使形爲本戰者以勇爲本行者以

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

有德德全則顯而爲才才全則入而爲德德不形則自

死生存亡以至不失於死不以物易巳也自日夜無

郤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巳忘物也内保之則無失其

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孔子始為君臣而終為德友其悟也葢亦微矣

碧虛註權勢聚禄可以活人故衆歸之今匹夫而衆歸者以德為丘也已性也生則已類死則失類豚母亡其已性豚子失其已類故棄而走喻哀公鮮德而至人遠之也翣以椬武屨以飾足戰死刖足皆忘其本飾安用哉死生至寒暑十六目是為塵網凡涉世

者莫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然猶為方內之士彼遊方之外者翛然縣解入於大妙故仲尼德以忘言哀公絕其所問也炎涼事變晨夕不停雖巧歷規度莫定乎前誰復計其終乎靈府既虛自然和理閑豫通達不滯常有兌悅之懷虛妙之心未嘗閒斷也春氣茂養同聖賢育物之心水停之盛為大匠之所取法德在內則成身施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脩莫就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未能忽狗萬物忘國則身

富忌勢則德充矣

趙註哀駘它即不言之仲尼時仲尼自衛反魯形容醜惡故曰衛有惡人焉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喻諸侯敬之婦人願為妾喻弟子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位聚祿喻道濟天下而為素王也知不出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與人異者何也哀公遺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以豚子食於死母少焉覺非己

類棄之而走燔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得已哉戰
死之無用翣猶刖者之無用屨也嬪御新婚又以喻
才全德不形死生至寒暑十六者人所不能免循環
晝夜莫規始終而不足以亂吾天和入吾方寸盎然
歡然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水停也盛天
下為法也德脩而成和和則同德離物則形形則非
德美此良公所以稱孔子為德友也
鬳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

予前與物狎也即鷗鳥不驚之意豚子之喻謂人之
愛惡不在形之美惡戰死不用翣非行禮之喪猶刖
者之屨無所施也此明德在內而不在外嬪御不翦
爪不穿耳貴全其形不事脩飾新娶者免役禮記有
之此借全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命行日夜迭
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胷中之和
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郤言日新不已與
物為春遇事皆樂也接而生時乎心接猶感時猶時

中之時隨事所感而應之才全謂全質性德不形言不顯伐内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往而非德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

按雌雄之意所解不一或以為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説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為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

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舊來從資絶句翣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為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隱講師從翣絶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翣孔子之喪飾棺牆置翣又置綾食設蔞翣綾音交蔞音柳周禮作柳翣又明堂位云周之璧翣鄭氏註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

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儒佳切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翣非特為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翣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

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予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内緼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葢以無心為心故能無感不應濂溪先生不去窓前草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予爾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德充符第三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孼約為膠德為接

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故聖人無所用其己物無妄然皆至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掘若槁木故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夫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柢

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梧言有情者之自困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

呂註無脤大癭以德長而見美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役於視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遯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為孽非本餘也以約為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為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為商所以為器也聖人不謀

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乎世俗是非不得於身則體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所生所以為人者足矣奚為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為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内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

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静乃據梧以求静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為使形為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變遊之至者也智者謀所出故為孼約者物之束故為膠德成己以應物故為接工造器以營利故為商此四者世人之所為聖人則不謀不

斷無喪無貨惡用四者為四者雖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惡用人為哉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屬乎人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合性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應物而已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盡其生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斯足以有其身矣今子外神勞精倚樹據梧此皆有情

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物獨異子又益生惑衆
若公孫龍堅白之論能勝人之口而不服人之心此
不知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祥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乎不在無體而無乎不
為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逍遥自放無所係累
之稱所謂惡用知惡用膠惡用德惡用商者乃其所
遊也知因謀而出約因斷而興德因喪而有工因貨
而作四者皆世人相養之具德充之人無用之天食

而已聖人形與人同故眇乎小哉情與人異故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也好出於不好惡出於不惡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人之生也形選於天性靈於物其未嘗不充特牽於物而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惠子之多言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虛註二君之中其說忘形而未能忘德也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知德而不自矜故膠孽等

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植貨財何用商已上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蛣蟩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食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夫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夫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喑聵

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别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何得不怪哉

趙註無脤大癭形惡可知二君恱之而視全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惡可忘而世人不忘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真忘矣聖人遊於斯世慮知過而至於欺立約以固之慮德不足以及人教以貿遷有無聚天下之貨也聖人之所以為聖則無此四者故曰不

謀不斵無喪不貨也耵乎小哉形也謷乎大哉德也

惠子又猶疑無情何以為人答以吾謂無情者不以

好惡内傷其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猶有枝辭莊子

謷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瘢役甚矣若子之形一旦為

天之所取尚能騰口說以肆堅白同異之辯邪

虙齋口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

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真忘也聖人有所遊

即心有天遊知以處事約以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内

商賈猶賣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為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天爵德知前論皆以為美此則以為惡鼓舞其筆有失黜檢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今惠子外神勞精於堅白同異之辯且天授子形何乃自苦如此邪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

貌而契乎心此二子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逍遥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為知由是貪詐生焉結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為商由是巧偽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覬有以反之故斷

曰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返朴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天為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謷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己之性情復己之自然豈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

生知不益則必不損夫復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為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為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

而有情與物忘則化美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為使惠子而頓悟還淳返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

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脩為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為物所歸猶松柏之與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衆生為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蔕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為事哉

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
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足存所存有重
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
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
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
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
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
公視無脤為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

際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必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賔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

南華發揮爲尤詳至取殘兀傴惡之人以標論本葢所以爲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內篇大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

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註知天人之所為皆自然也則内放其身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絶而為名去人之生也凡天之所

有者不可一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知之所知者寡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而真喪夫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此雖知之盛而未若遺知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而當吾生有涯天也欲益之者人也人莫非天治亂成敗皆自然耳有真人而

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非恃其爲縱心直前羣士自合非謀謩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至于道若此之遠也

呂惠卿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夭世所謂知

之感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葢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為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謩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

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為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為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林疑獨註天之所為人所不知而必以人之知養之一身之中凡在形骸之内吾所不知形骸之外吾所知也為之飲食為之動止皆所以養其不知也夫思者有形無思者無迹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明矣知之所養者薄而不知者不逃其

養故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也有待則未定兩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其不逆寡衆以是而順之不雄成衆以是而先之不謩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陳祥道註知天之所為命也知人之所為義也知天

不知人則以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以義廢命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人之所為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為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無為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謩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吾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吾不知其

所以當也不知其為高故登而不慄不知其為水火故入而不濡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

陳碧虛註天之所為降清妙之氣覆育萬物人之所為運冲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為而不空人有為而不滯者斯為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

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則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冲漠迹混囂塵昇入太虛脗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智以傷生唯學道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能登假於道者也

趙虛齋註天之所為出於自然知之所不知也人之所為出於使然知之所知也以知之所知養知之所不

知是由知人以知天由知天以事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

鬳齋口義云人事盡時天理見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

之非天乎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為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為故曰不謩事不以失為悔不以成為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為今言天之所為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為者善惡

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天理可推者是也所不知謂非知可料非數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夭此特為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是已寡謂貧約之時成喻盛之大

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
鰲士以事繹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預謀是
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葢適然耳何
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
瓦虛舟無心於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
何者為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為濡以是而入火何
者為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
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恱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嗌言若哇氣

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與化為體泰然任之故往來而不難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猶深求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無不適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為踵息以所自起為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

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求息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悦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翛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而助天也

疑獨註眞人夜寢旦覺不異於人不夢無憂則異於人葢心無思者魂閑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

無為者神閑而不役乎物其覺所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其息深深者真人之氣藏於深眇踵者身之下極氣藏於窔而不暴於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為之主屈服者為人沮制其氣挫折故嗌言不平暢而若哇嗌者受食之處嗜欲深者神馳識昧察其天機止在肝膈之上面目之前去本遠矣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也不知悅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則其入何距翛然往來至神不動

而已不忘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生也不問何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歸忘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也

祥道註古之真人其寢也䰟不交故無夢其覺也形不開故無憂味味而不味於味故食不甘直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悅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許入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翛然往來而已夫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終其受有

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思也不以心捐道無為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神凝者不夢心空者無憂無所嗜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之衆人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嗜欲深者天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為道者無悦惡自任者無訢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不預謀不用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祥此真人

之行也

虛齋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眞人也息自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謂嗌言若哇也悅生惡死出訢入距所謂欲深機淺也眞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爲無窮也受而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心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眞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

慮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爲搆而不以心鬬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静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若内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嗜欲即人欲天機即天理深淺言消長分數也此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釋典皆從此出自不知悅生已下只說出生入

死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始要終之説受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無所係念也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

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與學南華為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説之難通葢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

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蒸重閡湮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為外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嗌言若哇易繫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狗也遂也庶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存

而字訛耳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為志雖行而無傷於静其顙頯然大朴之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温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亡而亡之熯若陽春蒙澤者不謝凄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時人者未若忘時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

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舍己
效人狥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顙頯則
反朴無態淒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所愛
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
失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澤萬世不為愛吾無心於
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
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

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為而為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林註其心忘忘己也其容寂忘物也其顙頯忘形也凄然似秋真人之義煖然似春真人之仁喜怒通四時則人民鳥獸各得其宜其神不疲其德不喪何有

窮極哉聖人用兵非得已也因其有罪而伐之故不失人心湯武之事可見矣聖人利澤所及者廣所施者遠而未始有心以愛人堯舜之心可見矣聖人任物之自通非有心而樂通之也不可得而親踈是所謂至仁也賢者動與天時冥會非求會於天時也欲一夫道必齊利害而通之反是則非君子也行名則唯名之逐而失己之脩非士也役人者自足以使人失其本性而忘身作僞則受制於人非役人也

祥道註內無所汨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其容寂殺非為威也生非為仁也其顙頯然則不為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所欲利而利之故不為愛人仁之至也其於物也以不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之蔽於天時則人事廢非賢也闇於利害則情偽分非君子也行名爭己伯夷之徒是也亡身不真申徒狄之徒是也

碧虛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顙如頯之不動敦兮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人則與物宜忘外利則得内利慎内害則遠外害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狥物受役多矣若狐不偕之徒皆受役忘身者也趙註其心志志當作忘其容寂静也其顙頯然確實之貌凄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為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

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爲賢利害不通不足爲君子行名失已不足爲士有所狥而忘其身則不能役羣動矣若孤不偕之徒皆忘身不真者也

鬳齋云志者有所主而定一之意頯然大貌淒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秋隨時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用兵毒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

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己

下一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人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為忘字與容寂義

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顙頯

然若老眀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

言其不以死生利害動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

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

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

澤施萬世不為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己之性而通物之性葢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用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己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偽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四